

张龙明小说集

KEZHAN NUREN

张龙明 著

(中短篇小说集)

客栈女人

云南大学出版社

张龙明
著

客栈女人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客栈女人/张龙明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走笔临沧)

ISBN 7-81112-115-8

I. 客... II. 张...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8626 号

走笔临沧丛书

客栈女人

张龙明 著

组稿编辑: 柴 伟

责任编辑: 纳文汇 张秀芬

装帧设计: 刘 雨 丁群亚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总 印 张: 50.825

总 字 数: 1087 千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12-115-8/I · 108

总 定 价: 180.00 元 (共 9 册)

云南大学出版社地址: 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电 话: 0871-5031071

E-mail: market@ynup.com

传 真: 0871-5162823



关于作者：张龙明，男，汉族，云南省作协会员，现供职于临沧市文化局。曾多次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作品，2004年曾获《边疆文学》奖。



关于本书：中短篇小说集《客栈女人》精选了作者的优秀小说作品五篇。作品都取材于滇西茶马古道上的历史生活，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故事有悬念，人物很生动，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小说集。

序

临沧市人民政府市长 刘 明

临沧，是佤族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国茶叶的故乡，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12个世居民族一代又一代繁衍和生息着。

临沧各族人民热爱祖国、团结和睦、勤劳奋发。矗立在班洪的抗英纪念碑，记载了阿佤人民抗击侵略者的英雄史诗；冯绍裘先生1938年在凤庆开办茶厂，创云南现代红茶生产之先河。滇红茶曾一举夺得巴拿马国际金奖，从此享誉世界，为临沧赢得了“滇红之乡”的美称。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临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抓住澜沧江中游的漫湾、大朝山、小湾三个大电站开发建设之机，积极支持电站建设，在澜沧江不到200公里的江面上，矗立起3座百万千瓦以上级大电站，堪称亚洲奇迹；我们培育蔗糖、茶叶等优势产业，建设新农村，建设园林城市，使城乡变化日新月异。

在文化方面，临沧又显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沧源崖画、耿马石佛洞为我们展示了3000年前的古老文明。这里的少数民族山寨，几乎都还保留着原生态的自然风貌和民族习俗；临沧的汉族文化，既传承着中原文化的精华，又吸收了边地之灵气，形成了独具的特色。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沧源广允缅寺的壁画，记录着边疆各民

族的共存共荣；鲁史古镇的青石板上，镌刻着茶马古道昔日的辉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临沧是当今文艺创作一块不可多得的热土。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发展和繁荣文学艺术创作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使全体人民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中华民族的精神同样反映在几千年来我们民族所产生的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之中。

文化不仅依赖于经济，而是非常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的因素。由于历史的原因，临沧的经济还不够发达，基础设施相对滞后，许多群众仍很贫困。因此，我们更应该注重文化的先导作用。事实上，经济欠发达地方也可以有着先进的文化，也可以成为先进文化的一片绿洲。

强调文化的先导作用，并不是说经济不重要，而是说，我们不要以为经济发展了，文化也就上去了。不要等到我们有钱了，再去抓文化。实践证明，哪里注意了文化的先导作用，哪里就会充满希望。“重视文化穷不久，没有文化富不长。”大家重视文化，懂文化，临沧才有希望。

文艺是人民奋进的号角，文学艺术作品，可以折射出一个地区文化内涵的深浅和一段历史的社会经济状况，可以激励人们的一种奋发精神和向上状态。可以说，繁荣临沧文学艺术创作，是时代的需要，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十分感谢临沧本土作家多年来不遗余力的写作。这些作品把临沧巨变、民族风情一揽书中，是临沧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反映，是对秘境临沧的艺术解读。编辑出版

“走笔临沧”丛书，可以说是一次临沧文学作品群体的检阅和亮相，也是一个新的开始。编者嘱我作序，我欣然允之。愿读者通过这些作品，体验秘境临沧，体验和谐临沧。

2006年3月30日

目 录

一、老 鬼	1
二、夷 方	22
三、客栈女人	70
四、东方撒旦	86
五、东方印第安轶事	189

老 鬼

老鬼是个“马锅头”。

老鬼从“香来客”客栈里出来时，暮霭已松松散散地填满空旷的峡谷。灰扑扑的马道，一片死寂，曲折横卧于青龙山麓间。一层薄薄的，似乎终年不散的雾，笼罩在驿道上空，凝固般地紧贴着树梢、山脊。褐色的雾给人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陡地一声尖利的聒噪，划破了寂静。一只夜鹰箭一般从嶙峋、陡峭的崖壁上飞出，刷地从趑趄趑趑的老鬼头顶上掠过，迅速遁进黝黑的夜幕中。老鬼痴痴地立住，瞪着一双浑浊的双眼，茫然地望着。

风顺着青龙山隘口稀溜溜地刮来，拍击着客栈外那根朽木高挑着的酒幌。退色的酒幌，就像哪家极不安静的小杂毛在块柔软透明的布上畅快地屙了泡黄尿。

老鬼吸溜着鼻翼，迎风注视着眼前那道熟悉而又苍凉的山坳。暮霭下的山坳阴阴阳阳地连绵着，灰蒙蒙的雾气把赤褐色的山地轮廓挤压得扁扁的。

老鬼嘴角痉挛着，自嘲地干咳几声，霎时，一股恶臭直冲喉头。那是一种夹杂着脓血溃烂后的恶臭。老鬼

努力直直脖子，坚强地把这股恶臭咽回肚里。

“呸，日你个妈。”

呼啸的唾液在半空中滑翔着，悦耳地砸进寸把厚的红灰里。适才，喉头这么一冲撞，老鬼感到眼眶辣辣的酸疼，浑浑噩噩的头颅勉强清晰了些。他抹掉拉扯着眼角两坨碧绿的眼屎，在手里玩味了一下，仔细地抹在衣衫上。

月亮悠悠晃晃地从山的夹缝间荡出来，银灰色的光线苍苍地白。月光极为暧昧，像个丰满的女人的屁股。老鬼为跳进脑际里这个齜齜的念头感到惬意。

风兜起一股红尘，直扑老鬼的面门，风里挟裹着无数细沙和草屑什么的怪味。这股味，老鬼太熟悉了，其间有日久陈积的马粪尿的骚腥与马蹄的焦糊味，这股味只有在驿道滚打一生退下来的老年马锅头才会嗅出个中滋味来。

老鬼唉叹一声，心头滚过阵阵怆然，目光久久停留在那条融合着他大半生辛酸苦辣的驿道，回味着遥远的琐事以及马帮生涯中点滴温馨的记忆。良久良久，他移动着沉重的步履，陡地控制不住地踉跄了一下，他惊愕地张张嘴，怀疑瞬间的苍老与岁月的残酷，他瘪瘪嘴，几点浑浊的老泪恹恹地跳出眼眶。

岁月是苛刻的，即使是强悍的汉子，流水般的年轮也不容他焕发出昔日马锅头坐把的威风。就如一面古墓里出土的铜锣，很难发出悦耳的铿锵声。

老鬼满打满算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六十多岁的人能喝得下斤把烈性烧酒，也不愧为一条汉子。当时，就把一帮年轻的马锅头们惊得阵阵咋舌。老鬼喝凉水似的咕叽咕叽把一满土钵酒倒进肚里，张张嘴喷出辣辣的腥

味，摊开一只糙得如同树皮似的手掌抹抹嘴，瞪着一双玻璃弹般的肿眼，恶毒地朝那些目瞪口呆的杂毛们扬扬下巴。

“喝，杂毛才不喝呢。”

老鬼洪亮的嗓门几乎唬了众人一跳。

于是众马锅头僵僵地端起土钵，黄着脸，噙着嘴喝苦胆似的把烧酒艰难地灌进肚子里。

老鬼额头上的青筋一鼓一鼓的，像条被掐住七寸的麻蛇。他鄙夷地撇撇嘴，搓着胸脯上污黑的皮毛，狗熊样的威风。

几个先前神抖抖想看老鬼笑话的马锅头顿时蔫瘪瘪地臊红着脸，极快地把脑袋耷拉了下来。

虽然，这是一顿散伙酒，老鬼喝着难免有些苦涩，他即将要离开他赖以生存的马帮生活，他总要在辉煌的句号前，拨响最后一个强音，这才不枉一条在白道黑道叫得响的“老鬼”。

老鬼收回思绪，顿时为几天来苦思后的退役感到满意。客栈里的豪放，不过是暮年中回光返照的挣扎，老鬼不由得有些暗暗庆幸自己的高明。

圆月脱离山的背脊后，钻进一块浮云中，给山脊留下一片忧郁的寂静。朦朦胧胧的驿道在山的阴影中蜿蜒穿行。老鬼沿着驿道踽踽独行着，仿佛被一根无形的丝线所牵引着，执拗地走去。

二

老鬼没有亲人，更不知父母姓什名谁，自打懂事就和马帮结了缘。他是被三个跑驿道的马锅头捡来的。捡

来时，猫般大小，瘦得扔在野地里狼都嫌腥气。这杂毛命大，竟然让没操过娘们活计的马锅头养活了。当初，马锅头们嫌跑道累赘，把他送给几户人家，可几户婆娘看他寡黄、瘦骨干巴的模样，纷纷把头摇得磨转。谁都怕他这半条命死在自己手上，白给自身平添一笔孽债。

无奈之下，马锅头们一合计，干脆把他扔在鞍筐里，颠上几个时辰，哪想一天下来，奇了，这杂种居然活得精神了起来。

也合当他命不该绝，马锅头们生意跑顺了趟，扎在柳林镇快活几天。裤包胀胀的马锅头，一个铜板为他换次奶水喱。这杂毛倒也会心疼那铜板，不喱得娘们两只乳房干瘪决不罢休，吃饱喝足眼皮一合极会照顾情绪。马锅头们该快活的自然去快活。嫖娼赌牌，纵得精疲力竭回来，他也不碍事。渐渐地大伙都觉得他不是个包袱，舒坦归来，瞧他咕碌碌贼转的眼睛，竟也心疼地捏他几把，讨个快活。

拽着马尾巴长大的老鬼，在无拘无束的马帮生涯中，幸福地成长着。

马帮生活是残酷而狡诈粗鲁的，这污浊而剽悍充满雄性激素的环境，造就出来的人，绝对是马锅头中拔顶的人儿。

老鬼三岁时，就能对着马锅头的酒碗舔上几口。五岁时，巴掌般厚实的肥膘肉就能干上五六块。十二岁时，就能和过路的妹子撒些粗俗、恶劣的山歌调子，什么“对门看见妹穿绿，两只小奶胀鼓鼓……”调情挑逗而不知羞耻。

十五岁那年，老鬼扁平的胸肌刚刚长平，嫩兮兮的脸颊还没猴腩大，在一次过永昌府时，在一间腥臭、怪

味弥漫的屋子里，一个皮肉松弛的娼妓快活地占有了他，从而使他读会了人生最辉煌、灿烂的一页。

虽然砸了几块银圆，老鬼并不觉得冤。他始终认为，就是在那昏沉、奶子几乎罩满他半边脸的一夜，他才真正步入剽悍的马锅头生活，才算得上一个堂堂闯道的汉子。

民国初期，天下大乱，驿道贼盗犹如雨后春笋。不少大户人家的马帮雇了镖丁、枪手为其护货，还是屡遭劫持，搞得不少商贩纷纷破产，叫苦不迭。

跑青龙山驿道，总共有两类马帮：其一是被称做私庄的马帮，这类马帮是大户人家豢养的。玩的是大宗买卖，镖丁手中火器相当好，极能吓唬阿猫阿狗之类的贼盗。由于货真价实，常常遭到大股土匪的奇袭。其二是被称为野骡的马帮，他们则是一些家境较好的乡邻出钱，置些骡马雇请体格健壮、常跑道、挑大脚（挑夫）的伙计贩货。待到一定年月，主家赚回本钱，得些纯利后，骡马折价成工钱，归雇请的伙计。这样不少伙计经过十年八年的奔忙，就落得几匹骡马，从而变成了不受拘束的野骡马锅头。

起初由于私庄马帮常常受袭，小商小贩们纷纷雇请野骡马帮为其贩货。可好景不长，有些野骡马帮竟也会被三两个盗贼所劫，而采取旁观事态。有的居然和盗贼沆瀣一气，坑害商贩，野骡马帮终于失去了信誉。

在这种信誉危机之中，老鬼和三位师傅商量后，推出了和商贩共同承担风险的买卖，使老鬼的马帮名声大噪，所执掌的马帮竞相被雇，白花花的“袁大头”（银圆）滚滚而来。

魁梧健壮的老鬼由于精力充沛，敏锐警觉，且有两

刷子手脚而令一般贼盗不敢轻易下手。令人叫绝的是，老鬼有一击打鹅卵石的本领，这是他自小在驿道用石子击打不听调教的骡马练就的。他能用鹅卵般大小的石子把几丈高的岩鹰从石壁上打落，手上劲道非一般人可比。

老鬼自小在驿道滚打，皮厚肉精，能一手托起百八十斤的驮子而面不改色。种种名声使老鬼成为野骡马帮中最为叫货的帮头。

几次贩货均还顺利，老鬼是驿道上的精灵。面对种种离奇古怪的议论，老鬼未置可否，心里自然是十分的滋润，充分享受着人们冠以的种种美名。鼓胀的兜袋决不会留给子孙后代，妓院娼妓们光滑的肌肤随之横陈的同时，老鬼的“袁大头”就毫不客气地流进她们梳妆台下的藏宝箱里。

老鬼的陶醉是要付出代价的。

民国十七年初冬的一个夜晚，就在老鬼到柳林镇享受女人温馨时，“滴滴香”客栈里的三个师傅因他招来杀身之祸。三位师傅被青龙山驿道的黑皮阿二的马贼乱刀砍死在搭床上，血淋淋的五脏被掏出招摇于客栈外的栏栅上。二十多匹骡马尽数被掳上青龙山麓。尔后黑皮刀扎门板留给老鬼一书。书曰：二爷下山，本欲取鬼爷头颅，无奈鬼爷面子大，屡屡等候，仍不肯相见，只好借三位师傅的头颅祭祀山神和历代祖师，如不嫌弃还请鬼爷到青龙山山神庙和弟兄们寒暄几天云云。

老鬼回到客栈，看到“滴滴香”客栈成了一座十足的屠宰场。三具无头尸体淌着污黑的血沫，血在搭床上腻得有寸把厚，膛被开了，犹如熊扒开似的，白乎乎的肚肠泛着菜绿色的蓝光。老鬼一阵眩晕，浑身阵阵抽搐，把扎在门板上的匕首拔下，扭得麻花一般：“黑皮，畜

生，老子剥了你这身狼皮。”

三

老鬼连夜上了青龙山，身挎着一鞍囊鹅卵石，圆圆的卵石个个碗口大，哗啦哗啦地在鞍囊里磕碰着。

黑皮阿二是柳林镇境内最大一股土匪，是清末时拉起来的杆子。他在驿道劫货时，往往只留下个标号，过往的马帮就得乖乖留下货物、钱财。一般罩准了谁，谁也别想滑过，否则杀下山来货主一家就休想留下一个活口。老鬼年轻气盛，几次过道看到标号，均是一石子飞去，打得粉碎了事。

黑皮阿二的标号是叫响了几十年无人敢儿戏的神牌。对马锅头来讲，无异于生与死的选择。老鬼此番举动，让凶残、暴戾的黑皮爷十分生气。

老鬼悲愤交加，一张紫檀色的脸膛，愈加透出一股阴森、冷酷的杀气。老鬼泪眼迷蒙，心撕裂一般地疼痛，他想到秋雨绵绵的寒夜，三位师傅轮流抱着他为他驱寒取暖；为了使他将来成为一条在驿道上叫板的汉子，师傅们把他丢在茫茫林野间，锻炼他的胆量，而三位师傅悄悄躲在乱石间陪他度过了他终身难忘的一夜。

老鬼影子一般摸上了青龙山深处。黑皮阿二的老巢就安扎在地形险恶嶙峋的山神庙中。寺庙斑驳腐朽，和阴森的林莽混为一处。在平坦的庙门外，老鬼三位师傅的头颅高吊在竹竿上，随风打着秋千。

老鬼泪如雨下，胸口阵阵刺疼，三颗破碎的头颅，正是被黑皮血祭山神后，被掏空了脑浆的头颅。老鬼双膝一软，跪在地上，砰砰磕了几个响头。一猫腰便遁进

黑暗之中。

黑皮阿二正在庙宇一侧的厢房内吹着烟膏。黑皮阿二的姘头，穿着条半截子裤衩不停地给他烧烟泡，两截白生生的大腿在烛光下格外地醒目。

黑皮正抽得上心，猛地身旁的女人一声惊叫，扑在他身上。不待黑皮有所醒悟，只见一团白光呼啸而来。“叭”地一声，黑皮满脸开花，两颗玻璃弹似的眼珠子经受不住硬器击打，硬生生地给挤了出来。

黑皮“噢”地一声，手才触到枕下那支八音子手枪，便昏死了过去……

两天后，老鬼在青龙镇复祭师傅，沿线村寨为之轰动，平时怪吝得出奇的大小商贩纷纷拿出银两为老鬼师傅操办丧事。驿道十三路野骡马帮均派出老大到青龙镇为老鬼师傅守灵。各路人马在镇上大吃了三天。

三天下来，老鬼近四十多匹骡马被吃得只剩下四匹。师傅入土那天，在轰轰烈烈的场面上，老鬼脱下了凶残、冷漠的面具，在三山五岳的朋友面前，掉下了几滴感激的眼泪。

“各路弟兄，各位老少爷们，在下老鬼，几十年来，全凭师傅教诲，师傅不测，也因我而起，这算我老鬼一桩洗刷不掉的耻辱。我老鬼有娘生无娘养，蒙师傅的恩情和在座各位爷们的谦让与厚爱，得以长成这么一身骨血。今日承蒙各位大爷不计前嫌，为我老鬼奔忙操劳，这里我跪天地跪师傅，再跪各位爷们，干。”

老鬼仰口把一土钵烈酒灌进肚子，算是对往日自己在驿道上飞扬跋扈的一种忏悔。

老鬼从此在各条重要驿道上失去了踪影。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二年冬，缅战爆发，各类马帮被

强行征召入缅参加抢运战略物资。退出驿道，专跑各条偏僻小道，走村串寨做小本买卖的老鬼侥幸逃脱了被征召的厄运。由于缅宁一线的马帮被大量征集，一时日常生活用品价格猛涨，可怕的盐荒终于降临在驿道沿线的村寨间。食盐贵重如金的局面迅速蔓延，老鬼为此而狠赚了一笔。

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老鬼驮着一批食盐准备过回龙山，在回龙寨边的一片麻栗树里遇到一个乞讨食盐的女人。

老鬼精光着上身，慢慢腾腾地赶着骡马，听到一声怯懦的喊声，转过身来。

“大哥，有盐么？”

枯黄落叶上，站着一个脸色寡黄、身体瘦削的女人，她双眼含着一团灿烂的光，贪婪地盯着驮子上沉沉的盐包。

老鬼瞧她那浑身褴褛的模样，翻翻眼皮，有些不屑地答：“有。”

“给一点点，行么？”女人眼巴巴地盯着老鬼。

“行。”老鬼吆住骡马，从鞍囊里摸出一把乌黑的勺。这是老鬼为应付驿道上的零星买卖准备的。在驿道常常碰到些买几两盐的女人。

老鬼慢腾腾地从盐包里挖出勺盐，倒进女人迫不及待伸过来的麻袋里。

“快些，拿钱来。”

老鬼张开五指，揩了下鼻尖。

女人浑身一颤，紧紧地捏着布口袋：“大哥，我、我没……钱。”

老鬼双眼一瞪，火了，吼道：“妈的，臭婆娘，没